



07381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一

中順矣建寧府知府後學區劉田景選

承宣郎建寧府通判舊學暨黃文前掄集

奏議矣嚴州府同知內閣周業孔覆校

大學士門人程寬 校正

男義 笑 善 養 蓋 覆粹

孫德心 德溥 德永 德權 德深 德清

德澁 德淇 德鴻 德洛 姪孫德潔

曾孫立 戴明 啓明 玄孫祥 蓮芳 重輯

序類

槎翁文集序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往歲讀劉雲表祭槎翁子高之辭稱其為廬陵岱宗而反復慨嘆以為古道所尚而俗子之嗤未嘗不道爾而嘆曰古之不入於俗久矣求合于古則必拂於俗而闐然媚于俗者且將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仰侶尚友於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奚特槎翁已乎方元之不綱也輕儒術而崇吏威驅一世於權利之途而子高恂恂以經史自課歛精蓄銳以肆於詩文思與古之作者馳騁上下而無所撓天下大亂避兵里良山中拾木葉挹泉研石以相倡和遭逢國朝以明經掌職大出司北平憲事茹羈被素不以家自隨時從

庫吏假圖籍千卷嗚嗚几上及貳禮部攝冢宰齒髮耗矣而志不衰故其詩沉鬱竒勁自成一家而其文雄渾閒雅馳驟而有餘力昔上蔡先生曰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者所以都看不得跖翁之見可謂透此關矣故其自許亦曰平生無能過人者獨富貴患難之適然吾前曾不以動其心而孳孳焉惟文學之是樂嗚呼使其移平生精力以從事於濂洛之緒則不佞不求何用不臧所立殆不可測然而已鬱然可觀矣詩曰職方集宋學士景濂評之以傳文曰槎翁集羅吏部允升手校正之以屬徐郡侯士元俾登之梓于時距翁自有五十年矣以百五十年而殘編散簡猶爲士君子愛慕而思以永之回視豐登高爵氣焰炫赫而今且蕩爲冷風者所獲不旣遠乎刻旣成侯遣倅以示于山中乃論其世以風厲學者使知求合于古而無以俗爲進退也

喪祭禮要序

愛親敬長民之恒性也生而愛敬之歿則無所用其情矣故寶其體魄而藏之求其精爽而祀之所以引其愛敬之情懇切固結而不可解也然而有過焉有不及焉率無以協于中道是以聖人憂之制爲典禮以詔來世使賢知愚不肖者咸

不爽其矩以各全其天地之性非直爲觀美而已西竺之地
僻在要荒不獲覩先王之禮樂而其愛親敬長哀死慕亡之
情亦有所不能已於是其徒者自以其智勦爲科條而
其俗亦相與遵而行之其後浸淫以入于中華而中華之人
反相率以變于夷而莫之省憂也譬諸深山窮谷未嘗得食
五穀之美而採薇蕨拾橡粟以充其腹出而號于通都曰凡
欲飽者從吾之教則世必闕然笑之矣以吾列聖典章文物
之懿不啻稻粱菽稷而世顧舍之以奔馳於薇蕨橡粟之求
其智不亦慎乎吾友王天民分教寧國憫其俗之莽祭雜於
佛氏而懵然於先王之禮也取文公家禮撮其要旨梓而行
之以誘其士民易於服習庶幾慎終追遠而無憾其用意之
惻怛閔閔然懼其饑餒而詔之以樹藝之要方也凡寧國之
士民其尙思耕之種之耨之獲之食之而恥庶其無負於模
範之德乎

諭俗禮要序

禮也者體也人之有禮也猶其有是體也體不備不可以成
大禮不備其得謂之人乎先王之世教明而化成上自王公
大人而下至於比閭族黨無非禮樂之布濩忽然而有不由

禮之人出于其間則群視而駭之若鬼物然故相鼠之詩曰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其自絕於人道也及教之衰禮俗廢
壞士以詞藝爲學而吏以法律爲師相尚以鄙詐相便以易
簡混有誦先王之典則羣視而駭之噫何其與古異也予嘗
受學于陽明先生獲見虔州之教聚童子數百而習以詩禮
洋洋乎雅頌威儀之隆也竊嘆人性之善無不可教患上之
人未有以倡之耳比官廣德躬率諸生及童子習禮于學雖
毀齒之童周旋規矩雍容可觀因益以自信復懼夫不能以
家喻也屬劉友肇袁王生仰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諭俗禮要

以頌于士民刻成讀而嘆曰是固貌人之形也畫師之貌人
也耳目鼻口四肢百體毛髮爪甲儼然成人矣而精神命脈
則非畫之所能載者仁也者人之精神命脈也古之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舉富貴賤無所搖奪
故所履中正而禮行焉所樂和平而樂生焉禮樂之文非自
外至也由中出者也猶人之精神命脈完固而凝定則粹然
見面盎背以施于四體無弗順正而克盈者矣故冠笄之禮
所以重男女之始也婚娶之禮所以謹夫婦之交也喪祭之
禮所以愛親敬長也雜儀所以正家也鄉約所以睦鄉也皆

仁之推也若徒以崇其儀節辨其聲容而無忠信惻怛以主之是精脉枯竭而支體爪髮徒存終亦必亡而已凡我士民相與反而誠於身篤其實以克其華盡其人道以自別於禽獸匪直爲觀美而已

聖朝禮樂之化其庶有小補乎

訓蒙詩要序

夫詩以理性情者也何謂性曰仁義禮智信何謂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悉邪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教人學詩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五

之法無餘蘊矣後之言詩者不復講於養性約情之道而以雕辭琢句相角故龕心浮氣之所發喜而失之驕怒而失之悍哀而失之傷樂而失之淫其弊反以蕩情而鑿性噫所從來久矣予官廣德之明年聚州之童子而教以詩禮一時教讀或不解予意雜以矜名喜利之詞是蠱童子之心志而教之邪也廼取詩經之關於倫理而易曉者及晉靖節宋周程

張朱及我

朝文清康齋白沙一峯甘泉陽明諸君子之詩切於身心而易曉者屬王生仰緇而刻之俾童子諷咏焉童子之心純一無

僞習之以正則涵養薰陶有以克其惻隱羞惡之端而全仁
義之本體以優入于君子習之以邪則殘忍貪冒以陷溺其
良心而違禽獸不遠矣凡父兄之愛子弟孰不欲使爲君子
而忍棄之於惡乎童子之愛其身孰不欲爲君子而忍棄之
於禽獸乎諸童子其卽是編而熟復之潛思實踐以先入之
言爲主務以窺諸君子之門庭以馴入于堂與則蒙以養正
弗納於邪作聖之功是編其階梯已乎

康齋日記序

予嘗讀康齋日記愛其固窮守道瞿瞿以陶養情性爲事月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六

琢歲磨至老而不悔其立志之篤直以天地聖人爲準曰未
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嗚呼克是志也豈子
子以一善自足者倫乎於穆不已天之德也純亦不已聖之
所以合天也自強不息學者之所以希聖也學者而甘於機
械變詐以自絕於善固不相爲謀矣如欲去僞存誠以入堯
舜之道則舍是安所從事乎故夫修於大庭而屋漏棄之慎
於大節而細行忽之銳於首途而末路怠之皆息也息則與
天不相似矣故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無須臾之息而天德純矣天德純而

王道出矣此千聖相傳之心法也而世之從事焉者寡矣或曰康齋見道乃於風日花鳥之間恐未爲得之嗟夫君子之學以陶養性情爲第一義故不以萬物撓己而能役萬物以爲樂以萬物撓己者私之也私之則必爭爭而得之則驕弗得則悲將不勝其戚戚矣役萬物以爲樂者公之也公之則無爭直與天地萬物同流而共貫鳶飛魚躍俯仰無礙浴沂詠歸古今同符夫惟不撓於物而後幾於道矣

國朝以道鳴者六清康齋敬齋白沙諸君子其尤也薛胡遺訓往往流布而六陳彭焉嘗欲擇其粹言並傳于世而力未暇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七

也吾友皇甫冲偕其弟泚謀刻康齋日記以爲自警之方且以嘉惠同志此其志豈足於一善者凡百君子各養其性各約其情無誦富貴而隕貧賤以屹立于萬物之上則是書之行將不爲世道一坊乎

油田隆堂彭氏族譜序

廬陵隆堂之彭氏咸祖鳳山翁雲卿分而爲三曰伯琛仲琪季瑾又分而爲四曰弘仁弘禮弘道弘輝又分而爲六曰允忠允恕允宣允政允泰允趨又分而爲十二曰幼初幼通幼清幼克幼立幼享幼嘉幼真幼孚幼謙幼信幼勉惟幼初無

傳而十一幼之子凡二十有八人濟濟有立幼清之子珣通
經好義始爲譜以合其族珣之子治率其族以遺稿登諸梓
子之臥山中也治以文請旣而北上京師南來廣德藉有以
復也而治之請益虔則告之曰子嘗觀醫家之象人乎自元
首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心腹腎腸舉無不備者所以察其經
絡攝其總會時其燥濕寒暑而施其湯熨鍼砭以保其身也
家之有譜所以譜其家之經絡總會而醫療之以保其家而
已矣今子之兄弟凡五十有五矣子之子之列凡八十有六
矣夫孰非鳳山翁遺體之分乎是固一人之身也古之君子

視其族也如一身故無弗仁於族者視天下也如一族故無
弗仁於天下者何也氣相通也氣之不通則一臆之外且將
痿痺而身病矣一宮之間自爲胡越而家病矣况于天下之
遠乎身之病者湯熨鍼砭之可愈也家與天下之病者其何
以藥之吾嘗聞諸西銘矣人人夙夜匪懈以無忝所生尊其
高年慈其孤弱隆其賢能而撫綏其顛連無告者慈愛惻怛
之情洞然四達而不使害仁濟惡者奸于其間此聯屬天下
聯屬宗族之附子湯也凡鳳山翁之孫子其尙思拳拳服膺
以無負作譜之盛典乎若祇以備其儀文而略于愛敬之誠

譬諸象人之縣于市爲門戶觀美而已其何以收醫効之大
成哉治之昆弟甚文而志於禮其諸子杲東彬彬向用矣處
則以是仁于族達則以是仁于天下使異時考德而論世者
於是編有稽焉則予之言賴以有光矣

南臺便養詩序

王君純卿之南臺將奉其母太孺人以養諸君子厚純卿者
惜其別而喜其得以將母也從而詠歌之頌禱箴規諷諷然
也某受而讀之曰美哉古之風乎其猶有責善之義乎是固
非彌文矣古之論養者曰善養曰祿養養必以祿乎則三桓

豐而子騫陋猗頓肥而顏氏癯矣養止以善乎三釜之喜列
鼎之泣固聖門之至情也然則如之何曰祿之不以義非所
以養也以不義養親是以醜壽也祿之以義則秉義以事君
而顯榮其親愈於菽水矣故忠經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
竭其忠則福祿至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鳴
呼其知所以養乎善以居其祿祿以克其養天下之養其何
以尚之純卿賴其母氏之節以升于朝奉命四方勃勃有譽
處

天子方新治理簡修進良受四聰四目之寄以試于留都而又

得便養以報其親是固行孝先忠以致福祿之時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上以對揚

明天子之耿光而內以顯親於無疆使讀是詩者因言以察其義因事以弘其成曰諸君之與統卿式克以古道相處也則是編之傳其於後有耀乎

別司訓楊質夫序

鎮江楊質夫考績將行別于東廓山人山人喟然曰甚矣歲之不我與也予之獲請于朝以奉先大夫之養也蓋三年而君始來今君以九載之績孚于多士書最于冢宰而予之疎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

拙日負於初心進無以報國而退無以顯吾親也於君之別能無廩廩已乎抑聞之君子愛日故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以陶淵明之清節雅致而猶感於榮木之顛頓怛然內疚以求不墜先師之訓質夫之棄我而去亡其尚脂名車策良驥以馳驟於道義之遠哉義之合也雖一命三釜有譽于天下義之詭也則三旌萬鍾適以爲啞吠之資故夫安定之胡泰山之孫以校官顯中牟之魯密邑之卓以縣令顯而林甫似道以宰相胙茅土爲世大侈嗚呼百年之身無智愚貴賤一也善用之則磊磊落落與日星爭耿光不善用之則

泯泯與蛇蚓等可不慎哉質夫簡靜可愛文僖靳公克道評
其有西漢長者之風釋褐以爲師儒行有民社之寄固安定
中牟由此其遷也詩之訓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忠以報國
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以顯親也予與質夫宜思交厲
焉異時別而復合其庶有以相考乎

贈州守眉山許君述職序

嘉靖乙酉冬十一月州守許君若思入覲于

天子僚友陳彥明周宗文徵所以贈之者予愧無仁者之實其
何以當之三載考績古述職之規也今之州郡視古侯伯凡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一

境內錢穀獄訟城池學校農桑舉疇戶而櫛編之以課殿最
許君舉進士歷外服歲星將一周矣以予之試吏事又何以
贊之抑嘗稽圖牒按吏民廣德雖僻固

高皇帝經營王業之始也天造草昧親帥六師以臨于州州之
父老壺漿以迎之橫山祠山之間有

龍章焉四海底平念從軍餽運之勞特輕稅歛以優之其親冒
矢石有定天下之武壑璧渙汗有化天下之文優恤根本有
保天下之仁茲固

皇子神孫所宜訪求而繼述之者也

天子方執金鏡以臨明堂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豈緊錢穀簿書是究是圖許君邇耿光而承清問其尚以是對揚休命乎

明天子將效法

烈祖之業而光大之以丕冒于萬邦萬邦其受賜矣是故效法于武則詰戎兵以戒不虞無不周矣效法于文則崇儒納諫緝熙聖學無不慎矣效法于仁則懷保小民至于海隅日出無不普矣矧吾廣德一壘之澤乎予賴君之教踰年于此矣每秉燭劇談慨然有爲德爲民之志也故舉其先務以爲獻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一

君其得無意乎

賀伍郡守時泰平賊序

粵者大道之行學術出于一而文武之用敷諸成績及其隱也學術出于二而保大定功和衆豐財之效蔚而弗章俊民用微日奏于罔功嗟乎文事武備却萊裔而比費人如用真儒萬邦其憲之俎豆軍旅孰謂果異方乎兵法有之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文以視利害辨安危武以犯強敵力攻守於戲幾矣松滋伍侯某博學通經明於大較守吉之二三年勤于庶獄庶慎以星出入隆儒術飭兵衛服其官如嘉會屬邑不靜

亟掩渠颯誅之郡告無虞維是虔州之阻控閩帶廣賊負恃
谿洞矯鷲爲三省殃

天子歷咨于二三臣簡命御史中丞陽明王公持節徃鎮之至
則檄侯襄戎事侯符九邑調吏民之良編諸所教士伍肄之
刺伐坐作之法芻麥糗糧身與爲勞逸兵大會謀賊抽衆扼
嶮內雍水自衛迺遣先登士取間道刊其淮河魚貫以上遂
披其阻撤波而食夜以計濱其堰黎明鼓進之賊愕眙失據
弗能支執訊綏降人用大康不越時振旅愷以入于郡安成
尹徐君州考引侯德以爲徃在嘉興破百戰遺孽於大江之
濱比守河南盜戒不入境逮于茲懋樹丕績其宜有辭於永
世守益曰噫茲儒者之武也古之道也敬述而爲之詩曰

皇矣神祖集天寡命列聖纘之耿光丕覲阻茲虔州控廣引閩
嚚衆徧弑揅我天刑

帝謂中丞汝惟義德夷彼騰蝨殖茲嘉稷中丞謂侯惟時篤棐
勵相救功旼臂于指侯謂吏民鍛矛敵于親試之勇疾徐桓
桓翼翼宵征乃整乃暇畢協賞戮有經罔赦諷俗握竒士氣
踴躍灌漑可刊洗泉可涸載刊載涸搗其狡穴若履平地不
見巖嶮逆魂錯遷交頸即誅印圈歸勦不爽龠銖有潛于莽

哀顰無生侯曰綏之時亦天氓德威交宣

皇猷孔昭居人戶歌載途以謠卒乘雖雖賓御訃訃大賚于郊
各寧而宇彼其之子世豢脂膏暨厥列屯待哺啓啓孰知古
道亘古則同師帥維吏伍兩維農不有濡者載胥無邦肆子
述之以繼頌宮

賀徐郡侯士元序

吾嘗覈毀譽之情矣仁人君子其澤未必溥於衆也而兒童
走卒訥然慕之其貪婪悍鷙者亦未必衆被其毒也而唾罵
者如一口甚矣直道之在人心無以異於三代也試舉吾郡

東原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四

邑之長而評騰之某也剛某也廉某也勤敏雖所謫罰帖帖
無怨言而其否者則親昵之徒亦不敢掩覆之是河也善惡
之柘懸也若馨香之於腥穢也人之鼻苟不至於風邪之所
壅塞則望而別之矣竹岡徐侯士元以儒起家潔白自將遂
握憲節以正齊魯之郊其守吾吉也撫其兵荒羸孱而休息
之欲然若不足唐枉史虞佐察其治曰份以養廉其素履慎
矣靜以鎮躁其政體和矣具禮幣以厲之安成俞尹夔暨諸
文學樂侯之蚤有譽於上也而求以贊之昔者周公之訓曰
至治馨香香感于神明明德之精華神明猶歆之而况于人乎

是以君子不患名之不令而患德之不立吾德腥矣而欲人之不唾也是以一手閉天下之鼻也徐侯其勉之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以式弘周公之猷訓使與潁川渤海同芳簡策吉之民其尙亦有賴哉

賀郡守東沂馮君序

盧龍李容之告于同川散吏曰吾東沂馮君之守吳興也歲適大饑召富民以高下出粟鄉各有濟濟各有規故饑而不害時盜賊克斥尤嚴戢捕之方寬不急之征禁巨室之攘奪遂無犯命者明年秋大熟乃崇廟祀以孝鬼神興學校以振

士俗梁城北衝突之水以濟病涉者役成而民不勞今年復饑抗疏求蠲租以活民巡按潘公特保留之而清戎王公采民風以獎之吾與僚友謀曰非文不章非人不永願微一言以昭示來者維吳興古多良守若謝安之簡陸訥蔡楊之清陶回之惠謝覽之肅揚長孺之明顏平原之教化凡茲衆善典刑具存東沂踐其位行其政其孰禦之法其簡則民不擾矣法其清則民不竊矣法其惠則流亡歸矣法其肅則奸宄逆矣法其明則吏蠹澄矣法其教化則士習孚矣由是而祝于俎豆鐫于鍾鼎垂于簡策將與諸君子百世不可諉也又

奚賴於予言乎

壽都運王君天錫序

王君天錫刺永州有聲衆謂大用矣及考績得長蘆都運之命時逆瑾方以利痛天下君計之曰長蘆利窟也吾以曲出之則吾民危吾以正出之則吾身危危吾民孰若危吾身危吾身孰與逸之乎卽慨然乞歸優游秀溪之陽凡十有六年年七十矣而氣力日克以壯外孫歐陽秩求言以爲壽東廓山人曰嘻宜矣君之壽也世之寇掠吾民以市富貴者凝冰焦火悲喜交運而神明離其宅如蝸之升壁涎涸而速枯君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六

獨察時勇退捐崇位豐利斲精韞華以全天和詩不云乎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壽福之冠也善矣君之求福也繼自今其益懋永言之功乎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日誦抑戒以成其德自敬威儀慎出語至于不愧屋漏其訂謨遠猷昭昭乎若日月之耿光也君嘗語予曰吾自登第服官惴惴然畏其職今老矣恒以德不加修無益于世爲懼嗚呼世之君子懼於壯之尠也而况于其老則自以逸樂而無虞故年彌高而行彌天君知所懼而克之至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則不僭不賊而民則之亦武公之業也茲其爲壽也壽矣何時登

公之堂歌抑之章以與君論壽

壽姚君鵬程序

茨谿劉忠愍公擅春秋三傳之學其後栗庵先生懋弘祖訓以淑多士丁時家君易齋大夫及劉郡守持慶佐少方伯朝信姚君鵬程咸卒業焉嗣是先後登仕籍隱隱有聲獨姚君挾其能戰藝於鄉三進不利竟棄去習陰陽家說居恒率其諸弟珙龍崇奉其父仁齋翁融融清溪間不復有仕進意而諸君子有拔茅之願交口稱譽之縣大夫上之銓部舉以爲其學訓術俯首就小官鞠踈疾力躬躬罔自逸蓋十有六年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七

自縣令丞至郡守貳藩臬綉衣使者行部寬毅察易不同舉器其職莫有侵詐之者自率其屬至署市課理獄訟鈐轄盜賊輒賦南北畿簡劇纖鉅遠且近不同卒無償覆不稱任者蓋不負師門云正德乙亥君壽周一甲子珙等詣余來徵言聞之內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勤禮盡力致敬而敦篤所以迓天休而永之也皇極之建人無有比德淫朋治之隆也盛治遼闊而師道立則易惡至中而善人蕃衍教之隆也君沐浴

熙朝而且能自得師良朋勝流鏃礪而括羽之考祥求福探討

服行天有顯道壽祺惟康固自不借矣乎春日載陽黃鳥嚶
嚶陳辭效祝洗爵上壽纓綬之良章縫之英也異時登于願
臺光膺介祉而諸君子亦皆謝政歸老藍輿藜杖商羊於蘭
皋極邱之間以與香山九老相爲輝映當必有日矣書以俟
之

壽唐母汪孺人序

新安唐謨作雙栢之堂鮑生象賢以告曰夫栢剛直而磊砢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謨之先君侍御豆塢翁勁而不撓以
謫永城適起知桐廬將復用矣毅然致其事以歸有類于栢

之節其母氏汪孺人撫其家子郡守誥以續先志旣歿于汝
弗究厥用矣則撫謨以理家政而督諸孫世業世烈輩以學
年登大耋而視聽不衰也有類栢之壽謨與勲謀曰壽莫如
文詞宜得傳于世者其幸惠教之予曰嘻壽者天下之同欲
也天下之人有壽於已者而弗思求之惑矣人之生也孰非
受天地之中乎盡其生理直之所以祥也虧其生理罔之所
以殃也夫亦在人擇之而已矣君子知壽之在已也故立之
教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壽福之首也命天地之中也夫亦
致其永言之功而已矣子孝臣忠兄友弟恭長和幼順姑慈

婦聽所以致永言之功盡其生理而弗虧焉者也夫所謂節者以言乎生理之不撓者也所謂壽者以言乎生理之不息者也其歸一也松栢之植于地也生理敷暢則鬱然而茂一或蠹之則幹柯雖存索然槁木矣是故盡其生理者爲能壽其身不失其身者爲能壽其親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爲能壽其家謨與勳其尙有志乎是欲涸之茂而培其根也彼以文詞爲者枝葉焉耳矣

壽李母徐宜人序

盧龍李君容之旣成進士出理吳興之獄訟奉其母徐宜人

以養期年宜人壽六十矣郡守馮君宗孔率其僚屬交詠歌之而遣使廣德曰宜人之相先憲副也治家嚴而有恩憲副以是盡力于公無內顧憂比卒二子尙幼夙夜督之以學長某有聲學校而容之遂承世科以始政于湖陰明與敏翁然敷于上下朝夕訓諭緊宜人之教也其假一言以壽之予受而讀之曰善乎宜人之能教而容之之能受教茲其得壽之道矣吾嘗論烈女傳至雋母嚴母之事未嘗不拊卷而慨也嚴母之教延年以仁義教化安全愚民無乘刑罰立威與雋母之教不疑欲其多所平反何異然延年遺母之訓至無以

保其身而不疑順承母志京兆之政嚴而不殘炳炳垂芳于千載之上君子觀於雋氏可以知壽矣獄者民之命也曲直輕重舉協於理無所容心焉是之謂天討唐虞君臣猶以惟刑之恤交相警戒其慎且重如此後世畧於德而煩於刑以愛憎之偏上下其手而民不堪命矣人之情孰不惡歿而欲壽也於其親長孰不欲其壽且康寧而祝之也推欲壽之心則能壽吾民矣推其親長之心則能愛敬民之親長而壽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李君英年銳志瞿瞿然承教宜人以光憲副之業而馮君懇懇然圖壽僚友之親若其親然堆是以敷政于吳興下流之惠其同登于壽域矣異時特筆循良之傳以與雋京兆同垂不朽則宜人壽奚獨百年而已乎

堂北餘哀詩序

哀樂情也過則無留也留於情感也留於情而不感其平正也聖賢之心如大虛應物無將迎之累如寥我之詩曰哀哀父母曰昊天罔極至於昊天罔極則其餘哀豈曰且暮已乎夫道明而後欲淨欲淨而後情正情出於正則雖留而不害性鑿欲蕩以絕世之智猶湛惑而不自覺昭陵之望非田舍

翁言幾爲來世口實況其下乎三峯朱大夫母氏大安人鍾從其先大夫官没于潞河三峯舉于鄉及成進士官水部歷憲部員外改內臺每往返其地悲號憤惋若始喪然知三峯者洩其哀而鳴之有蓼莪之遺音焉於噉觀者可以察情性矣

袁雲峯徵士輓卷

雲峯袁德彰贛之隱君子也異時負其才氣謂科第可俯取獵經擷史以應世之求崛然有聞矣而竟未有所合迺隱居教授蘄以著述表于後矣搜遠勘歷寒暑不易比耆矣始聞

大道之要悵然自失取其巨帙累牘而焚之瞿瞿從事不知年之不足也予之學于贛也見童子數百咏歌周旋洋洋先王威儀風雅之盛而德彰巋然師之因探其緒論惓惓以平日之病爲告曰始吾之悔也以爲舍已田而芸人之田也而辛苦所拾不過殘穗遺秉積之困屢自爲富厚曾未知所以植吾苗也今而知植吾苗矣吾其不以餒死乎予惕然伏君之勇世之知植吾苗者寡矣使人人易其百畝之荒則菽粟如水火奈之何以其強力富年甘腹之枵而不恤也若德彰可

以起懦矣君之卒也陽明先生誄之曰古所謂朝聞道夕死

可矣者德彰其庶幾焉中道而沒蓋斯文之不幸也同門之士咸有輓歌以泄不幸之情而以首簡來命嗚呼是情也將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况吾黨哉

送盧生子祥

學莫先於內外之辨身者物之對也身爲內而物爲外身者心之對也身爲外而心爲內古之君子戰戰兢兢務存此心以無負付畀之全雖死生之變並以仁爲主而殺身以成之况於高爵豐祿苟可以滑其內者乎後之君子決性命饜富貴惟宮室妻妾田園輿馬是崇是飾是營是圖至於虧其身

以喪其心冥然相與安之嗚呼釣是人也彼則棄其身以殉於物而此則棄其身以殉於仁何天淵之懸隔也故夫良心之未亡則噍躡之食匹夫匹婦能忍死而弗受宮室妻妾田園輿馬凡不義而得者皆噍躡之食也而縉紳士大夫或不免焉豈縉紳士大夫之智不及匹夫匹婦哉喪失其內則以自外至者爲欣戚也悲夫予之官廣德也四方之士不鄙棄予相從於務內之學壁山盧君養正司教寧國介吾友王天民遣其子子祥以來學子祥樸茂可愛於外染尚淺且能箴吾之過茲別而歸蜀予懼其撓於外而遺其內也書是以貽

之使朝夕自察焉天民與盧君爲僚友切磋于是必熟矣其歸而質之

陽明先生文錄序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蘓自述其貞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粲然聚矣以守益預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心從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求之而

眩其真也夫子旣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未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於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

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滄
雜偏跛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
以一者無欲爲要荅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
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
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
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陽明先師慨然深深其統歷艱履險
磨瑕去垢獨捐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天
下之人稍稍如夢而覺沂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
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

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所止也當
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
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便是全人先師笑
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是全人又有訾訕之
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檢世所謂敗闕也而
聖人以列中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
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嗚
呼今之不知公者果信其爲中行之次乎其知公者果能盡
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蒸民所同本自竊竊本

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
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尙始有所倚不倚不尙本體呈
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
勲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心求言矣學出
于二則以言求心矣守益方病于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
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

族譜後序

家譜一篇先易齋大夫手筆也不肖孤增大夫行實梓而傳
之以頌兄弟之行三十有六人因拔涕而申誠于後曰念之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二十五

哉敬之哉茲我大夫尊祖合族之志也尊祖以明尊尊故縮
而譜之以見本之一也合族以明親親故衡而譜之以見支
之尼也明於尊祖之義則知吾之身卽祖考之身而保身慎
行繼志述事無所不用其孝矣明於合族之義則知吾兄弟
之身卽吾之身而敬長慈幼恤病振貧無所不用其仁矣譜
也者普也所以普其仁孝之道周流貫徹而無弗及焉者也
普以言者譜之所及也普以行者則非譜之所及也凡我兄
弟其念之哉敬之哉昔者小宛之詩兄弟相勉以善而作也
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念其先也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弔

所以承先德而獲福于天也儀也者父子兄弟相接之禮也
父而能敬則無弗慈矣子而能敬則無弗孝矣兄而能敬則
無弗友矣弟而能敬則無弗恭矣夫而能敬則無弗義矣妻
而能敬則無弗正矣姑而能敬則無弗惠矣婦而能敬則無
弗順矣敬德之聚也福德之源也故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
福兄友兄之福弟恭弟之福夫義夫之福妻王妻之福姑惠
姑之福婦順婦之福古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若驕慢侈
肆以喪失其儀父子相虐兄弟爲讎夫妻反目而婦姑勃礙
雖富連阡陌官居鼎鼐其何福之有故曰天命不又言善則
受福不善則受禍誠之至也先大夫之訓曰人生一世如輕
塵接弱草苟不立節義是虛生矣人性常要檢束嚴整則不
輕以放肆常要惺惺法則自然日就規矩不可斯須忘敬之
一字嗚呼此戰戰兢兢集木臨淵之道也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凡我兄弟其相與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凡我孫子
其引而弗替則我大夫尊尊親親之澤屢幾日永而普乎

贈程鄭二生

程元靜名清鄭景明名燭自徽來學於廣德與之語易惡至
中之學欣然若有得也予陟南都二生儼屋以從爲久居計

父兄促之廼歸惻惻然不忍離也予曰子歸矣焉往而非學
矣夫知其惡與中者將非子之良知乎易而至之將非子之
致良知乎良知之本體至虛至靈至清至明者也故其妙用
之運行事親而能孝從兄而能弟交友而能信聯族而能惠
處鄉而能和其有弗能者則氣習累之耳氣習之累良知也
若病之累元氣也累有淺深則其愈也有遲速求其病而瘳
之則元氣完矣求其氣習而變化之則良知完矣故夫燭之
體本明也在無闕其光而已水之體本清也在無撓其靜而
已元靜敏而失之剛景明樸而失之柔無闕其光則柔者立
矣無撓其靜則剛者粹矣剛而能粹柔而能立於中和之道
也其庶幾乎

贈王孔橋

庚辰之秋再見先師于虔州與二三友坐虛室以觀月而悟
吾性焉嗚然嘆曰吾性之精明也其猶諸日月乎月之行於
天也樓臺亭榭照以樓臺亭榭而未嘗有翳也糞壤污渠照
以糞壤污渠而未嘗有厭也是謂無將無迎大公而順應吾
儕顧以作好作惡之私憧憧起伏相尋於無窮是噓雲播霧
以自翳其明也二三友謹然有省其後歸山房上京師出判

廣德復陟南主客至于今庚寅越十歲矣而好惡之翳猶未能掃蕩而廓清之蓋赧然以愧竦然以懼悔吾才之不竭也王生孔橋見先師之歲亦以庚辰而卒業于山房復相從廣德以及南都聚處者不下五歲焉察其志毅然服膺良知之教將忘其家貧親老而欲以自成者也顧予之不敏未能有以成已其能有以成子乎北風戒寒歸壽其覓將訪姑蘓歷天真弔蘭亭而南也同志之士相歌詠以贈之因叙平日愧懼之實以勗吾孔橋孔橋其日勗之戒慎恐懼無汙兒之離以求復其初無若吾之悔也吾其少免於戾乎昔者曾子之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二十八

稱夫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蓋吾良知之體本無障蔽本無滯礙本自聰明膚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審察浩浩乎日月之常照而淵淵乎江河之常流故曰臨臨不可尙無偏無黨是謂上道不識不知是謂帝則無聲無臭是謂上天之載嗚呼至矣惜陰諸友過而相語焉其亦各以吾之愧懼者交勗之

贈葛子開

葛子開自揚來學請問良知之教東廓山人曰噫良知之教明德之本體也夫亦在致之而已矣子知夫稻粱之足以飫

乎曰知之知夫酖毒之足以斃乎曰知之曰子知稻粱之美也則必食之乎曰洞朝夕食焉未敢違也曰子知酖毒之害也則亦食之乎曰洞雖不敏望其氣而避之矣矧敢嘗其味曰若是則可謂能致其知矣子亦知夫仁義之爲稻粱利欲之爲酖毒也乎曰知之曰子之於仁義能如稻粱而時食之乎曰洞好焉而未能恒也曰子之於利欲能如酖毒望而避之乎曰洞惡焉而未能去也曰若是則未能致其知矣古之君子之致其知也好仁而無以尙之惡不仁而不俯加乎其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其某且確如此閒居爲不善也見君

子而欲掩之則其良知固_以也而病未能致之也使能致其良知知善而克之不必著也知不善而克之不必掩也則慊然爲君子又孰禦焉夫知稻粱而朝夕食之者是自厚其_性也知酖毒而不知避又從而食之是自覺其_性者也故自欺自謙在人擇之而已揚州之俗侈吾懼其染於酖毒也子之兄子東親師取友毅然思振甘泉行窩之教方喜稻粱之日播也子開勉之夫亦思致其良知而已矣

贈考功况翰臣

考功况子翰臣以世講之誼數過主客東廓子而論學焉東

廓子曰夫學莫要於學其大矣大人之學以天下爲一家者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天下之不獲吾家之不理也况子曰夫愛若是其溥也昔之論交則何嚴也曰可者與之不可則拒之矣曰此子夏之所以不及也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聖門之仁也曰子張得無亦過乎曰子張之過在於堂堂堂者自高而卑人也自高則弗能尊賢而嘉善卑人則弗能容衆而矜不能故難與爲仁在曾子猶病之及忠信篤敬書紳而服行則執德弘而信道篤矣曰子夏其爲小子設乎曰小子之學固將以爲大人也聖門之訓弟子則有成法矣

曰汎愛則容衆矜不能之也曰親仁則尊賢嘉善之教也曰夫將不達其十乎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則已達其大矣其曰商聞之矣蓋聞夫子之學也夫達四海之爲兄弟則聖者合德于父子者也賢者秀于等夷者也其有弗愛且敬乎疲癯鰥寡兄弟之無告者也有其有弗教而撫之者乎是故以父事天而事天明矣以母事地而事地察矣以宗子事大君而將順臣救罔弗竭其誠矣以家相事大臣而協恭和衷罔弗歸於正矣茲大人一家之仁也况子訥然曰古之人所以遠而有望近而不厭者其達

此道已乎未幾况子有考績之行將歸省于家而後北上恐朝夕之弗繼見也徵所以贈者書以納諸行李

贈范伯寧

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于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少託於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於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比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剛能屈能信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君子之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十一

剛聖門嘗傳之矣曰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可以叱莖夷可以叱費人而可以微服于宋可以往千萬人而可以不憚褐寬博可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聖學不明徃徃以氣質所近習俗所尙恬然安之而不自覺西漢之季背公植黨至於厥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季互相標榜蹈于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爲耻蓋知剛者鮮矣桂

陽范伯寧自南宮而來也以世講之誼數過予論學察其志以剛介自期諤諤然有父風其歸也胡生孺道微言以贈述剛德以贈之伯寧俛然克其志以會于全也希望希天之階其宥有不可升乎

贈王克孝

涇野子之判解也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效皆陸考功士民眷然思之王生克孝裹糧走數千里以卒業于南都歲云改矣而未歸也時與胡生孺道過予而論學予曰學之做也口耳聽之也子之師以躬行信之庶其有彰乎以子之志服膺

師訓行著而習察違道不_是矣曰何謂行著而習察曰著也者心之著也察也者心之察也愛親敬長仁義之良也盡吾心之愛敬而以事親從兄焉忠恕之道也不本於愛敬而摹倣陳跡以步趨之曰道在是矣是覩堯而效其周旋其將能堯乎曰學之效先覺也將非其全與曰聖門之論學有成說矣曰學不厭曰爲之不厭學也者爲也所以求全仁義之良也仁以爲己任學也死而後已學之時習也正諸先覺攷諸古訓則學之目焉耳曰夫學若是其一也教之語上語下則何居曰子以聖門之教爲有二乎鄙夫之問扣兩端而竭是

無隱之教也其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嘆夫日用而不知者也曰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下嘆夫下學而上達者之難得也故繩墨一也不以拙工廢斲率一也不以拙射變如以爲有二教也則是二繩墨二斲率也而可乎曰若是則奚有成德達才之異曰雨露之生物一也而物之材質紛其不齊也有剖甲者有萬芽者有舒枝幹者有吐華者有結實者子且以雨露爲有異乎成德達材受教之異也若君子之設科也而豈有私淑艾之教哉二生欣然若有會也克孝將歸孺道請所以贈者因書是說使歸而求之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十三

叙秋江別意

易粟夫學於南都將道紹興以歸同志之士及縉紳之能文者咸有言以別甘泉先生大書秋江別意於首簡東廓山人援之而不能止也廼偕諸友携諸兒餞於燕之磯維時秋氣方肅皓月千里潦水歸涯江流一碧山人凭欄而笑曰子知秋江之興乎天氣之清明莫逾於秋江之澄澈亦莫逾於秋夫天之體本清也霧霧障之則有時昏矣水之體本澄也淫潦汨之則有時濁矣良知之清明也與太虛合德而其澄澈也與江河同流然而有時昏且濁者則欲累之也故聖學

之要在於無欲甚矣子周子之善發聖人之蘊也聖門之教
學者諄諄然以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爲戒意必固我者一欲
而四名也絕其意必固我之欲而良知之本體致矣曾子之
稱聖人曰秋賜以暴之江漢以濯之皜皜乎不可尙已皜皜
者潔白昭融瑩然本體而已矣先師之訓曰由志學而至于
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今吾行年
三十有九矣粟夫亦三十有六矣其果能掃霧霧收淫潦仰
不愧於天俯不忤於江河以復其初已乎其將終爲霧霧所
障淫潦所汨以遂枉此生已乎嘻可畏哉粟夫受教先覺而

切憫惜陰之會聚書所居之樓而讀之名之曰東覺茲復歷
鹿洞涉鳳臺以探禹穴思友天下之善以日新其德其尙及
時廷修無忘今昔之志則形跡雖別而心志未始不合也粟
夫拜手曰寬也其敢以聚散忘師友之規於是諸友歌詩以
遙觴之命兒義及美鼓琴以侑之東方旣白解維而別

叙卷阿分詠

有虞之世禹以克艱鳴以正德利用厚生鳴益以任賢去邪
鳴臯陶以知人安民鳴以兢兢業業母曠庶官鳴故鳳鳴於
庭有周之世召公以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以顧畏民暑祈天

永命鳴太公以敬吉怠滅義從欲凶鳴周公以所其無逸知稼穡艱難以綴衣虎賁知恤者鮮鳴故鳳鳴於岐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臣主一德大小同心以召天下之和覽德輝而下之鳳鳥豈有不至乎弘齋陸子伯載事賢友仁以養其德而澤其文采固鳳之徒也

天子召之俾立高岡矣邛首一鳴以爲禹爲皋爲周爲召陸子其可以自默乎凡我同志載詠載歌匪以酒食而勗以周行茲卷阿分詠之所以作也卷阿之稱吉士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媚于庶人非干譽也以萬物爲一體而圖其安且利焉下斯媚之矣媚于天子非面從也將順臣救若手足之倚心腹焉上斯媚之矣上媚之而獲怨于下或訖隨者也下媚之而得罪于上或亢激者也不詭不亢以適于中茲鳳德也其爲吉孰大焉

贈盛程齋北上詩序

南海程齋盛先生以翰林出督學政于浙入爲符鄉于留都自起家進士二十有七年矣

天子篤念老成至是有春坊之召將行江郎周子用賓涇野呂子仲木約齋劉子紹功黃巖劉子舜弼及予醜而餞于其居

程齋復張席以留客皓月盈庭花香入几或道故誼或商新
得衍衍然不能別也程齋忽掀髯呼童具筆硯請所以贈者
遂卽席賦詩黃巖先就涇野次之予次之程齋亦作長歌以
爲別獨江郎山人默坐而咲羣公交促之山人曰凡予所欲
言者諸君代言之矣予可以無言日者蔡我齋別予清涼臺
上舉觴以請言予笑而應之曰贈子以無言之言先民之訓
備矣多矣在子行之而已矣而又可加乎守益蹙然避席而
請曰無言之言則旣聞命矣若夫無爲之爲無技之技草野
雖固亦願有言然記曰王守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若有一
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以休焉其如有容焉夫其無爲也
必有爲也守至正而已矣其無技也必有技也容衆善而已
矣昔者重華之聖濟哲文明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
百揆如禹三禮如夷虞如益工如垂而濟濟日讓不啻若自
其口出聖節良相之盛德大業率由斯道也先生入弼

主德凸酌

國論其將以是加之意乎於是程齋起謝更獻互酬相與大笑
而退退則書所言及詩于卷以納諸行橐

壽有幾曰有稟壽有葆壽有際壽有貞壽有盜壽有引壽精氣純固寒暑弗能襲焉是謂稟壽抱朴守素嗜欲弗滑焉以無毀其初是謂葆壽逢時熙泰無兵革菑荒以闕天年是謂際壽執天之樞握人之紀以踐其形而壽天下施於來世是謂貞壽齒髮歸然而德之弗遠是謂盜壽脩身慎行而降年不承其道壽矣謂之引壽引壽則陋巷之顏是已盜壽則夷俟之壤是已貞壽之義大矣際壽以言乎時也葆壽以言乎人也稟壽以言乎天也曰壽之術果孰從而得之曰亡也以智得壽今也以愚得壽曰矣爲其異也曰壽之大害有三而

醜酒冒色不與焉一曰利二曰勢三曰名二物之剥其生也世所共聞也三害之剥其生也無以異也而世恬然莫之聞也古之人知身之重於天下也不忍以其所輕害其所重故曰以智得壽後之人以其身殉於物也度長短算無遺策而聞於從事者見斥爲愚矣故曰以愚得壽卽岡羅公鳳聞而笑曰子之言壽也其有微夫自吾之寓于金陵也獲聞五方之士有穎獻者有博洽者有通敏者而紛然不免於三害若牽黃臂蒼以獵原野禽未獲而車相繼踣矣吾觀於愚逸顧公年登大耋而備百順也其幾矣乎翁起家千金均之兒

弟而濟及族姻則闇于利矣乎姓登第受封秩卽勅斷家事不溷鄉里則闇于勢矣教其子東橋居士璘以忠許國嘗逆權貴爲遷客至于今二十餘年矣而淹外僚則闇于名矣茲非所謂以愚得壽者耶益肅然曰幾矣翁沐浴

熙朝受敦龐之氣而式克以愚自逸也其諸有三壽焉東橋公行脩而望日隆行且擴于有政以愚逸之古詩天下則翁之壽將永永有聞夫是之謂廣壽

叙靖寇錄

嘗讀周禮至醫師之職凡邪之有疾病者疔瘍者分而治之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十八

歲終稽其醫事以殿最其公未嘗不嘆聖人仁天下之周也民之有疾也備其牲醴貨幣以迎醫醫者受其奉已爲之鍼熇以丸以療之凡以相爲賜也而上之人又從而程督之旌其能而懲其不恪則醫孰不勸勉畏忌以供其職而民之不獲其天年者鮮矣夫設官分吏而布諸郡國將非以醫民爲責乎民之輸貢執役而趨走之將非求醫於其上乎鍼熇之不時湯丸之不辨坐視危苦而莫之省也則民將奚賴焉益也扶病南歸見邑人之苦有二焉曰虛糧曰盜賊虛糧之毒也若癥瘕糾於肺腑日蝕月削庭羸而不可起時則有雙江

危侯惻然以身任丈量之勞滌腸濯胃而新之我士民是以
有遺愛之集盜賊之毒也若陽癰陰俞腐背穿脇腥穢而不
可邇時則有白泉林侯慨然以身任矢石之勞凡腫瘍折瘍
祝而藥之禱而殺之我士民是以有靖寇之錄夫欲壽欲逸
欲富古今所同也逆其欲則怨怨則詛頌其欲則喜喜則有
歌且謠今與古不相遠也古之大師陳詩以觀列國之風是
以美刺不隱而賞罰章安福雖傲固古侯封也是獨不可以
備觀風之末乎林侯茲以考績行矣當路亦荐薦之矣有陳
是錄而達之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十九

明主大計羣吏之治而殿最之使不恪者懲而能者旌吾於林
侯之行望之也抑瘡痍甫瘳精氣未壯所謂兩九竅參九藏
節五味調五穀以收醫之大成嘗與侯熟籌之矣明試車服
之餘尚爲

九重敷奏之備揚澤以固上游糾竊黨以洗污俗嚴團保以
杜厲階庶更生之危苦躋于康寧耄耄豈緊策勲旦夕而已
草莽雖病敬拜手以祝

三窮圖問荅

弓岡子繪三窮圖東廓子與客觀之終卷而嘆曰善乎周氏

之以窮爲福也客曰夫窮與福乖者也而奚可合之其諸以蚤發之節旌于

朝聲于詠歌將以名爲福與曰否以名爲福則世之埋光泯彩而弗旌弗詠其遂謂之禍乎客曰其諸以遺腹之孤致位通顯爲廷尉光其三世將以祿位爲福與曰否以祿位爲福則世之抱真蘊孝而弗顯其遂謂之禍乎客曰然則烏在其爲福與曰子不聞乎天地之中烝民所受養之以福敗以取禍決諸能不能而已矣故婦以不死其夫爲節子以不忝其親爲孝而舅姑以不奪婦志爲慈凡以自盡其人道而不失

天地之中也能盡人道而無愧怍於天地則獨不獨寡不寡孤不孤命之曰以窮爲福不能盡而斲之則與禽獸奚擇雖倖而達也命之曰以達爲禍故君以能仁爲福臣以能忠爲福兄以能友爲福弟以能恭爲福朋友以能信爲福而窮與達弗論焉曰然則祿位名壽將不得爲福與曰子亦知夫不待財而富不待爵而尊不待年而壽雖家訛詬犯刑戮矧然揭日月而行者乎且試以位與子商之廷尉天下之平世稱達焉而定國以爲福湯禹以爲禍俊臣以爲禍而有功以爲福繇達推窮由古推今禍福果誰歸乎客惕然而退遂錄其

問蒼以質諸兮岡子兮岡子其日孜孜然後當有圖子之以
達爲福者

道南三書序

昔在洙泗以仁聖之道學不厭教不倦改道術之隆上接唐
虞及孟氏沒而大義乖矣守訓詁崇詞章趨佛老貿貿且千
餘載至濂洛勃興始克尋其緒聖學之要揭以爲欲而定性
之效直以太公順應學聖人之常天下之人灑然如羣醒之
獲醒也游于門者衆矣而龜山歸閩獨以吾道南語至客蓋
許之也故其教曰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不立之的以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一

何爲準而反覆慨嘆以學不聞道雖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
於忠信原慤不爲非義而視聖人作處無毫髮彷彿其簡易
而不雜宛然濂洛家法也豫章延平穎悟雖不及而朴實過
之其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爲福以富貴爲福最善發明福
福自求之旨而採薇爲聖剖心爲仁始如影響之不爽矣其
以學者之患未有冰解凍釋而用力持守苟免顯然悔尤爲
不足道最善發明深造自得之旨而克伐未仁緼袍未臧正
坐未能居安而資深也邇來三百餘載矣學者之志於道也
其果能輕富貴安貧賤孜孜於仁慈忠孝矣乎博古今守原

慤苟免悔尤炳然以一善自足矣而不厭不倦之學且自諉以爲不可能則道南之一脉不幾於泯泯乎儼山陸子自大司成出佐延平孟次是書而刻之比復刻于吾邦其昭往哲範永學甚益典也百爾君子讀是三書慨然以聖爲志而不甘于自棄自小則程門所謂第一等者庶有可望不然則未可與共學而曰適道曰立曰權終未免對蒼說和輪之學

叙永新鄉約

古者大學之教以脩身爲本是學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庶人之等懸矣而身有不脩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舉辟

而不中節以父母則弗能孝以長上則弗能敬以鄉里則弗能睦以子孫則弗能訓以生理則弗能安而非爲日作災害日侵故善立教者必造端于庶人比長閭胥相與戒其奇袤而勸其敬敏任恤是以人人遷善改過潛移然化以升於大猷我高皇之錫福庶民也創爲敷言以不鐸徇于道路視成周之教易知易從而百爾臣工忽爲彌文甚者漫不加省孜孜以期會刑獄取辦而上最嘻豈獨古道之不復哉姑蘓陸侯祭以司諫令永新毅然以靖共自厲曰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將必在倡之者乃詢于大夫士之彥酌俗從宜以立鄉約

演

聖諭而疏之凡爲孝順之目六尊敬之目二和睦之目六教訓之目五生理之目四毋作非爲之目十有四市井山谷之民咸欣欣然服行之而侯遂投劾以歸不及躬考其成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產於斯者其夙夜無怠保極之教而牧於斯者尙以時稽試察熾惡而誅賞之是豈徒永新之福鄰邑必當有取法者

永豐太平坊鄒氏族譜序

昔易齋大夫訪族於永豐之歷樂安崇仁宜黃慨然欲作鄒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三

氏統宗譜以敦親睦以萃族散曰自正考父而下其詳不可聞也自統制而下世次未易稽也吾欲泝於承務衍于七仁達于銀青以極諸派之流其可乎衆咸訝然而功未克就乃作安成澈源小宗之譜首以譜序存舊也次以詞誥章恩也次以經傳格言端本也次以歐蘓譜例詔制也次以宋方論議戒僞也次以甲科節義昭的也次以世系行實而終以詩文徵文獻也守益守而藏之弗敢違宗兄國寧自永豐相視于廣德出而閱之寧瞿然曰吾欲續太平坊小宗之譜請由是取法焉以嘉靖己丑編次之踰年而始成顧安撫公瀨以

勤王覆家而太理公瑾以死難貽累屬戚記志無所考乃畧
其系而載其事又六年丙申偕叔父德化顯倫及弟宗孟姪
鐸詣予而徵言訢訢然曰子知吾之姓與孔子同乎左氏所
稱立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達者鄒之與孔同姓而異氏
耳予復之曰子亦知吾之性與孔子同乎良知良能蒸民所
具直道而行無異三代亦同性而異世耳孔門之教弟子曰
入孝出弟謹言信行愛衆親仁而餘力以學文故由孝弟而
達之則立愛立敬無或斲矣由謹信而達之則庸德足言無
或怠矣由愛衆親仁而達之則嘉善而矜不能無或棄矣由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一

學文而達之則誦詩讀書以論其世無或陋矣聖人之仁天
下咸若視其弟子也而况于同姓其可以不思日盡乎寧起
謝曰吾得之矣能盡其性爲能光其姓能光其姓爲能重其
譜請以是勵我子弟其統宗聯屬之法尙與諸宗共圖之

慶郡侯竹墟公考績

龍泉歐尹禮問爲政之要東廓子守益曰夫知學者其知政
乎上天之載陽舒陰斂萬物熙熙以生以成其於穆不已之
運乎聖人之化仁育義肅萬物皞皞以立以綏其純亦不已
之學乎故太上以學爲政戒慎恐懼主宰常定上下與天地

